

谁是谋杀者

洪顺利 著



南海出版公司

44.572
C2081

谁是谋杀者

洪顺利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2·海口

谁是谋杀者

这是一幢很别致的英式别墅。

小洋楼是二层，红色的屋顶，当地人都管它叫小红楼。

小红楼里住着一个 32 岁的老姑娘。前天上午她的母亲乘出租车来找她，发现她仰卧在地毯上——死了。

刑警第一组组长何达和手下的“兵”柳光找到了死者的母亲。

何达望着沉浸在一片悲哀中的死者之母，用同情的口吻安慰道：“您不要过分地悲痛，要注意饮食和睡眠。当然啦，谁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女儿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个问题怎么告诉你呢？总之，一句话，最后的死因技术报告还未做出来，还需要我们向您和其他的人作大量的调查。”何达含糊其辞地解释着。

“那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人死了好几天了，连死因都

弄不清楚！”

“您别激动。过分的激动对您的身体无益。能向您讨教几个问题吗？”

“可以，凡是我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

柳光很郑重地摊开了“访问笔录”纸，开始了记录。

“您的姓名、年龄、职业、简历、家庭状况、住址……”何达例行公事地问着。

“我的名字你们应该知道，叫白子。白子是我的笔名，本名叫刘小芳。今年62岁，职业，专业作家。我中年丧偶，唯有一个女儿白薇，谁料她竟突然与我不辞而别了。”

“您能再谈谈您走进白薇卧室时目击的情景吗？”

“在我报案那天不是已经跟你们的人谈过了吗？”

“请不要误会，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案子现在由我和柳光同志负责，那天笔录不是我们记的，所以……”

“那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床了，我踱出室外到西山公园散步，锻炼身体。刚才忘记告诉你们，‘文革’以后，我一直住在离古城25公里的西山别墅里。7点整，我吃过早餐，读了约半小时书，司机开车来接我，8点30分左右，汽车开到了白薇住的小红楼。我按了按门铃，门铃响了约10分钟，不见白薇出来。我想：昨天我在电话里和她约好的呀，我又继续按门铃，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还不见白薇从屋里出来，我觉得有些奇怪，就大声朝二楼窗户喊她的名字，仍不见回声，我一着急，就推了一下门，门竟开了，一楼是客厅，我径直上了二楼走进了白薇的卧室，见她直挺挺地仰卧在地毯上。”

“你可以肯定门没有锁吗？”

“没错。”

“一楼是一个大客厅，二楼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您女儿的书房，一间是她的卧室，是这样吗？”

“是这样。不过书房不能完全是算作她的，书房是我的。因为书房里的书基本上都是我的。”

“当您走到卧室的门前，门是紧闭的，还是虚掩着的？或者说门根本就没关，是敞开的？”

“是关着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虚掩着的，没错，因为我当时很着急，见她卧室的门关着，我也顾不得敲门，一推就进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您说您和白薇约好了，上午去见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

“白薇今年都满 32 岁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如意郎君。这不，上星期天我到一位老战友家去作客，老战友挺热心地介绍了一个对象。噢，准确地说叫男朋友，说好了见面日期和地点，我才从西山赶到城里找白薇拉她去会男朋友，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就白薇一个人住在小红楼里吗？”

“噢。这小红楼是作家协会分给我的，‘文革’前我和白薇一直住在那里。‘文革’开始后，我们母女被造反派轰了出来。‘文革’结束后，小红楼又归还了我。我在西山住惯了，又嫌城里空气太浑浊，就让白薇一人住在小红楼。”

“您能详细地谈谈白薇的情况吗？”

“您指的是她的哪些方面？”

“她的爱好、兴趣、交往的朋友以及您对她的评价。”

白子低下头，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她了解自己的

女儿，好像又不太了解。对于童年、少年时代的白薇，做母亲的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后来，女儿长大了，做母亲的似乎和女儿拉开了一段距离，特别是女儿自己独身一人住进小红楼以后，母女之间好像筑起了一堵很高很厚的墙。

白子并不想把自己对女儿真实的看法告诉给询问的刑警，特别是坐在自己对面叫何达的刑警。白子觉得何达是一个很精明又很世故的青年人。她现在多少也悟出来一点：不能把所有真实的回忆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这个刑警，更何况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呢！白子知道自己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女儿的死，无论是自杀或他杀，都已经给自己的名誉抹上了一笔褐色的颜色。她不能再满足眼前这位刑警的全部要求了。

白子反问了何达一句：

“我女儿的情况有档案，有工作单位的领导，你们可以去查嘛！人都死了好几天了，要我回答对女儿的评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我是一个作家，不希望再发生什么新的‘马路新闻’了。我的一生光明磊落，绝不想在晚年为自己招来太多的闲话。晚节，对于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作家而言比金子还宝贵，这个你懂吗？”

“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冒昧，不过，我还是要问您一个问题，不知您……”何达试探地问着。

“什么问题？”

“白薇生前一共交了几个男朋友？”

“这个问题嘛，恕我直言，关于她的个人问题我从来不过问，她也从来不在我面前跟我说起她男朋友的事。”

“那您没听别人讲过吗？”

“自然听到一些传闻，也只是听说而已，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向她的女友刘美玲打听一下。她和刘美玲一直很要好。”

白子开始挂“免战牌”了。

何达早看出白子的不快，便对柳光使了个眼色，满脸歉意地说：

“今天咱们的谈话也就到这里吧。给您添了麻烦。如果本案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们会随时来造访您的，望您能和我们配合。有一点请您放心，今天咱们的谈话，我和柳光同志是不会向任何一个人透露的，绝对不会出现您担心的那种马路新闻。”

白子微微扬起头，讷讷地说道：

“我现在别的都不太关心，我希望你们能尽快作出白薇之死的结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噢，我差点忘了，您和白薇最后一次打电话，您听白薇在说话过程中，是很愉快地跟您交谈？还是不太愉快的呢？”

“到底是干刑警的，问得真细，这个问题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那天她在电话里和我交谈很愉快，咯咯地笑着，高兴得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

何达听白子说完以后，伸出一只手和她告别。白子抱歉地对何达说：

“我人老了，脾气不好，请你们不要介意。”

“尼桑”轿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驶着，路边的钻天杨在暮秋的凉风中默立着，无垠的旷野显得寂静而荒芜。

坐在车里的何达和柳光彼此都无言地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秋景，各自想着他们刚刚接手的这个案子。

柳光从皮夹子里掏出来一盒硬盒的“阿诗玛”牌香烟，递给何达一支。

何达接过烟，脸上毫无幽默感地说：

“你小子又哪儿受的贿？”

“说实话，这烟是我老头子抽屉里拿的。我说头儿，咱上的这个案子你可够棘手的呵，没什么太多的戏。”

“是呵，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的一个案子！”

“头儿，你说白薇是自杀还是他杀？”

“你说呢？”何达反问了柳光一句。

“我觉得像自杀。”

“你根据什么？”

“那天去现场，你也看到了，白薇身上没有一点伤痕，脖颈没有掐痕，手上也没有伤痕，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完好无损，室内摆放整齐，可以说明没有发生搏斗。从勘查现场和尸体解剖来看，白薇是服了杯子中的‘人头马’的酒后死的，通过对杯子里的残酒化验也证明了：‘人头马’酒中掺入了氰化钾。既然没有人强迫白薇去喝，也没有发生搏斗，可以断定当时卧室里就白薇一个人。至于她为什么

要把氰化钾放入‘人头马’中，我想，她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减轻死亡瞬间的痛苦吧。还有一点，通过对地面脚印的提取，没有一个完整像样的脚印，无法断定白薇死前数小时有谁进过她的卧室。”

“那么白薇为何在死前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遗书呢？”

“我是这么看，白薇是名作家之女，也许是为她母亲着想，不愿因为自己的死给母亲留下更多的痛苦，所以，她采取了服毒的方法，悄悄离开人世。”

“你以上谈的只是推断而已，按你分析的意思，是说白薇是自己喝了放了氰化钾的‘人头马’中毒自杀的，根据是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

“对，尸体解剖已经证明了白薇是服了氰化钾中毒身亡的。”

“那我问你，白薇如果想自杀的话，为何不把楼下的大门和二楼她卧室的房门锁上呢？”

“这太简单了，白薇在电话里知道母亲在第二天要从西山来找她，她为了使活着的人早一点发现她已经死了，以此来暗示她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吧，如果她没有很痛苦的事她是不会自杀的。她又不能把自己要自尽的想法告诉母亲，只是在死之前把没锁的门留给母亲，这似乎好像在向母亲暗示着什么……”

“但是据白子说，她的女儿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白薇是很愉快的呀，高兴得像自由自在的小鸟，这又怎么解释呢？”何达振振有词地问了一句。

“你别忘了，白薇是古城话剧院的明星演员呀！她完全可以用她多年积累出来的演技掩饰住内心的痛苦，装出一

副很愉快的样子。”柳光一板一眼地解释着。

何达听柳光说到这里，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柳光不解地问：

“笑什么？白薇难道是他杀？有什么根据？尸体解剖唯一能证明的就是白薇服了氰化钾中毒死亡，现场又没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物证能证明现场还有第二者在场，这不是自杀现场吗？！再说，杯子上只有白薇一个人的指纹，没有第二者的指纹……怎么——你非说白薇是被别人谋害不成？”

“对。”何达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这个‘对’字从你嘴里冒出来，我可不敢说不信，但是我仍保持怀疑的观点，白薇之死是他杀，我就要打一个挺大的问号。”停了一会儿，柳光又说：“你说白薇是被他人谋害的，拿出证据来呀？”

“得出他杀的结论，也只是我的推断。从案发到目前，我们除了去过一次现场和访问白薇母亲白子，我们的调查还不深入。我们对发案当天都有谁进过白薇的卧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对白薇平日里交往的男人、女人也不清楚；对她的兴趣、爱好我们也完全不明白，这些都给我们判定她是自杀还是他杀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外，白子的“访问记录”上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出很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白子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小红楼的大门和白薇卧室的门都没锁，准确地说一夜都未锁！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如果白薇下班回到家，她会锁上大门的，因为她是一个独身女人，这一点她是绝对不会忽略，那么，门为什么都没锁呢？完全有理

由这样推理：就是有人在晚上找过白薇，白薇把门打开让这个深夜的来访者进了小红楼。第二，白薇把这个人领进了自己的卧室，可以肯定她和这个人谈了些什么，并且一块喝了‘人头马’酒，至于酒中的氰化钾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入白薇杯中的，那得等抓住凶手后他自己会说得很清楚的。也许你会问：茶几上不就是一个杯子吗？对，不错，茶几上就一个杯子。而且从对茶几上的指纹鉴定来看，也只有白薇一个人的指纹，但是茶几下茶盘里的另外3个茶杯都没有指纹，这不是有点奇怪和矛盾了吗？”

“对呀，这怎么解释呢？”柳光不解地问。

“凶手就是在杯子上做了手脚，他把自己用过的杯子用纸或布擦干净，不留下指纹，茶几上就只剩下白薇用过的那只茶杯，造成了一种白薇服毒自杀的假相。”

“你凭什么推断出凶手的指纹是凶手自己擦掉的？”

“通过对小红楼大门扶手和二楼卧室门上扶手提取的指纹来看，这两扇门的扶手上都留下了同一个人的指纹。”

“谁的指纹？”

“白薇母亲白子的指纹！”

“这就奇怪了。”

“对，是很奇怪。可以这样分析：白薇到家后，肯定是先开大门，然后上二楼推开卧室的门，这两扇门的扶手上肯定会留下白薇的指纹。还有，肯定也会留下和白薇一块儿喝过酒的凶手的指纹！”

“噢——我明白了。肯定是凶手精心地把门扶手上的指纹都擦掉了，包括凶手本人的和白薇的指纹。当第二天早晨8点30分，白薇的母亲来到小红楼时，在大门和二楼卧

室的门上都留下了作家本人的指纹。”

“不错，通过以上两点完全可以证明：白薇是被人谋害的，他杀可以成立。”

“还有一点我没有弄明白：凶手作完案后为什么不把这两扇门锁上呢？”

“在勘察现场时，你注意过小红楼大门上的锁没有？”

“不就是带铁链的撞锁吗？”

“对，这种锁是美国制造的‘皇帝’牌三保险撞锁。按照一般人的习惯，把锁撞上后，还要把铁链挂好，即使门外的人把锁舌头撞开，可铁链和门框还连在一起，顶多门能露出一条缝而已。说白了，铁链只能在门里面挂上，外面根本无法挂。如果白薇想自杀的话，她肯定会把门锁好的。如果她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念头，她想睡觉的话，也会把门锁好并挂上铁链的，从这点不难看出：凶手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他无法解决锁上的铁链问题，只好把门掩上逃之夭夭了。”

“那么凶手为何要谋害白薇呢？”

“这一点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不过，谋害白薇的凶手肯定跟白薇很熟。”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找白薇的女友刘美玲。”

三

何达和柳光走进了处长办公室。

处长正俯首看着摊在写字台上的“白薇死因的技术鉴定”。

刑侦处长今年 62 岁了，按规定早该离休了。他在刑侦处干了一辈子，关于刑侦方面的经验颇为丰富，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至今尚未办理离休手续。

处长抬起头，见何达、柳光二人进来，示意二人坐在沙发上，又扔给每人一支“大重九”，意味深长地苦笑一下：

“怎么样，这个案子不好定论吧？刚才我已经看过白薇死亡原因的技术鉴定的报告。何达，你谈谈调查的结果和结论吧！”

何达就把刚才在车上和柳光作出的白薇是他杀的结论有根有据地向老处长叙述了一遍。

老处长听完后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好。这起案件，从现场看，谁看了都会说是自杀现场。尸体解剖根本不能证明是自杀还是他杀。你得出白薇是他杀的结论，为我们立案侦查确立了关键的一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开始进行侦查？”

“第一步通过话剧演员刘美玲弄清白薇生前接触过一些什么人以及白薇的个人情况。”

“你们对发案那天夜里的情况进行调查了吗？”

“调查过了，小红楼附近的居民住户我们都调查过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有什么人进过小红楼，也没有人注意过小红楼二楼是几点熄灯。”

“是呀，这个小红楼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了，记住：这个案子虽然很棘手，但一定要把它破了！”

何达和柳光敲开了刘美玲家的门。

刘美玲听说二位来访者是刑警后，面部毫无表情，她心里完全清楚刑警是为什么而来的。

她淡淡地小声说了一句：“像薇薇这样的人死了很可惜……”

何达和柳光听后都不由得一愣。

“薇薇是白薇吗？”何达问道。

“是。薇薇是白薇的乳名。薇薇是个很有才华的话剧明星，她很懂得悲剧。没想到正当她展露艺术才华的时候，她却用自己的生命演完了人生最后一幕悲剧……”

“你能具体谈谈白薇的情况吗？”

“我不知道你们指的是她哪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她个人生活方面的。”

刘美玲垂下头沉思了片刻，又抬起头向何达身上扫了一眼后，才慢吞吞地说了起来：

“我和白薇相识在两年前她考入古城话剧院之后，那一年她30岁。她活泼、开朗、热情、坦诚。爱好十分广泛，也许是很好的家庭教育吧，音乐、绘画、写诗、迪斯科都能来两下。特别是她的表演才能，很有天赋。她既有其母作家的深沉，又有她亡父画家的气质。她一直没有结婚，光我就给她介绍了好几位男同胞，但她的终生大事到死也未如愿。去年我结了婚，婚后自然来往就少了许多。她一个人独居在小红楼里，她是怎样生活的我知道的就太少了。”

“白薇出事那天晚上你到小红楼找过她吗？”

“她是哪天死的？”

“11月15日。”

“让我想想。15日？噢——对，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我见过薇薇一面。”

“你能详细地谈谈吗？”

“15日早上，我们正在排练厅里排练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薇薇扮演剧中的女主角朱丽叶，我们刚排练了半个小时左右，有人打电话找薇薇，她接完电话后说有急事就走了。”

“她在哪儿接的电话？”

“就在排练厅里。”

“是谁给她打来的电话？”

“好像是个男的，是谁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白薇接完电话就走了，那时应该是在排练了30分钟的时候。”

“嗯。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薇薇了。”

“这么说，晚上你肯定没有到小红楼找过白薇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家看电视，这一点我丈夫可以证明。”

“你能谈谈白薇所接触的人吗？”

“这让我怎么说呢？她接触的人可太多啦！她是我们话剧院里女演员中有名的交际花之一。你们可能也知道，搞文艺的都是这样，无论男女。”

“你知道多少就谈多少吧！”

“跟她最要好的女人，除了我就没有第二个了。她跟她母亲的来往都不太多，要说她认识的男人少说也有一个加强连！”

“这些男人都跟她是什么关系呢？”

“瞎！干什么的都有。有她过去交过的男朋友、情夫，有外贸干部，还有司机，干脆这么说吧，下至三教九流上至部长的公子哥儿什么人都接触，按她的话讲这叫‘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连香港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她都交往过，还有通信来往呢。开始我给她介绍男朋友的时候，我以为她是真心要找一男人做丈夫过日子呢，后来我一看，她满不是那么回事！她的私生活也太放荡了。”

“你先后给她介绍了几个男朋友？”

“4位男士。”

“都叫什么？”

“一个是刘东久，一个是马大明，一个叫薛飞，一个叫陈斌。这4个人跟走马灯似地跟薇薇谈了几次，都没谈成，事后这4个人都跟我说过薇薇这样的女人没法要——太乱！打那以后，我也不敢给她介绍男朋友了。”

“经常跟她有来往的男人你知道都有谁吗？”

“一个是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老师叫夏野，据薇薇讲她经常跟夏野学画画儿。还有一个青年作家叫欧阳山石，她和他来往也比较频繁。音乐学院的男中音齐大鹏，经常到薇薇家教她弹钢琴。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飞达公司的司机刘奋，经常开着小轿车往小红楼里去，干什么勾当我就知道了。”

“除了上面谈的这些男人外，还有谁经常上她那儿去？”

“还有外贸公司的一位刘经理，名叫什么薇薇从来没跟我说过，她从来不叫他名字，总管他叫刘经理。据她本人讲，她身上穿的许多高档服装都是刘经理给进的货。”

“白薇跟话剧院里的男人的关系怎么样？”

“她好像跟这些男演员们倒没什么太多的来往，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已。”

“你认为白薇会自杀吗？有这个可能吗？”

“从你们找我了解薇薇的情况看，我预感到她不是自杀的。另外，我一听说薇薇死了的消息，就有一种直觉：薇薇她不可能自杀！她是一个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现代女性，从她临死前我们的接触中，我根本就没有觉察出她有什么寻死的迹象，也没见她愁眉苦脸过。我敢说：她绝对不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

“在跟白薇交往的这些男人中，她与哪个男人产生过矛盾？”

“要让我说，数外贸公司的那个刘经理不是东西，50多岁的人尽干些寻花问柳的风流事。也邪性了，薇薇怎么会和这种庸人混在一起！你说，图他什么？凭哪点？另外，我看那个叫刘奋的司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听人说这小子原来因为盗窃被判过刑，去年，因为走私文物还被你们公安局传讯过。”

刘美玲把她知道的这些传闻都跟何达和柳光说了一遍。好像跟白薇接触的人里边一个正人君子都没有，如果真有一位正人君子的话，非她刘美玲莫属似的。

“除了你前面提到的那些男人外，还有谁跟白薇关系比较密切？”何达又问了一句。

刘美玲皱了皱眉头，凝神回忆了老半天，无可奈何地冲着何达摊开双手：“对不起，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如果我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会马上向你们提供的。看你们二位